

## 母亲腌菜

□海风

母亲从乡下来城里小住,带来两罐咸菜,于是我们家的餐桌上,多了两道清口小食:酱黄瓜、韭菜花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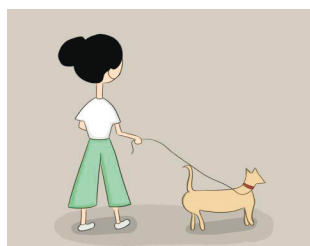
母亲最擅长腌制小菜,春天的荠菜、茼蒿,夏天的黄瓜、豆角、苦瓜,秋天的莲藕、茄子,冬天的白菜、萝卜……自家菜园里栽种的瓜果蔬菜都是现成的食材。春天的野菜腌制一宿就可以吃,夏天和秋天的时令蔬菜腌制七八天可以吃,冬天的白菜、萝卜腌制时间要长达一个月才可以吃。母亲腌制的咸菜样样味道鲜美、香脆可口,让人愉悦。

小时候,不管日子多么清贫,母亲腌制的家常小菜总能调动起我的味蕾。她的手艺深得外婆的家传,调味地道。每年秋末,母亲都要腌制好几坛咸菜,将白萝卜、青萝卜洗净,切成长条,在太阳底下晾晒到发蔫,装进坛子里,加进生姜、干红辣椒、蒜头、五香、花椒、橘皮等调料,一层层码好,再撒上一层粗盐,加足凉开水,调料以淹没主料为宜,扣好坛盖,放在阴凉处。母亲做这些的时候仔仔细细,一道道工序下来,从来不嫌麻烦。

这么多年,我们搬了好几次家,母亲最舍不得扔的就是那些外婆留给她的坛坛罐罐,那是她的传家宝,承载了几代家庭主妇对家人细细密密的爱。

我在家乡上学那会儿,每天的早餐无一例外都是泡饭加咸菜,也都吃得有滋有味。高中时,学校离家30里地,我在学校里寄宿,一周回家一次。那时候的农村高中食宿条件很差,同学们从家里带粮食到学校的食堂,换成饭票,食堂只提供粥、馒头,没有炒菜,每次返校我都带一瓶母亲腌制的咸菜,韭菜花酱、香椿芽、萝卜条、辣白菜、糖蒜等,带一次吃一周。我喜欢吃甜食,母亲腌制咸菜的时候,就加进红糖或白糖,腌得酸中带甜、甜中带咸,吃起来口感丰富、滋味绵长。

物质匮乏年代,母亲腌制的咸菜陪伴我走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如今,物质丰盈,鸡鸭鱼肉不缺,我还是偏爱一口家常咸菜,每次回老家探亲,我什么都不稀罕,唯独喜欢带上几瓶母亲腌制的小咸菜。前一段时间因为防控疫情交通不便,家里断了咸菜,胃就感觉没着没落。先生买回超市里出售的各种风味榨菜和酱菜,我总觉得和母亲的家常小菜无法媲美。细细想来,母亲腌制的咸菜之所以独一无二,是因为那里面藏着一个母亲对儿女没有缝隙的爱。



## 谁养谁

□艮木

她:老公,我要养狗。

我:要不先不养吧,都上班没有时间,再说也容易把家里弄脏。

她:我就要养,小时候爸妈不让我养,我这么大了还不能自己决定吗?

我:好吧。一个月的狗粮,比我一个月的花费还要多。

她:我用我的钱养狗,你养我。



## 谁是外人

□倪敏

我孕中期的时候,身体日渐笨重,经过商量,婆婆过来照顾我。婚前和婆婆接触不多,她和公公常年在农村,我们只有过年过节才回去。

婆婆来了以后,也做过一些把我当外人的事,比如他们无辣不欢,所以婆婆只照顾他们一家人的口味,炒菜全是带辣椒的。老公一发现,就和她说了:那谁孕期是完全不能吃辣的,于是后来她不再放辣椒。

大概因为体力活干得比较多,婆婆炒的菜重油重盐,我孕前吃还行,但是孕期一点不想吃油的东西,但我还没有提,老公就说了,让她一定要以我的口味为重。

最让我感动的是,婆婆想要两个孩子,来了之后一直明里暗里话中有话强调这事,搞得我非常焦虑。老公发现以后,就趁我早上没起床的时候和婆婆说了。其实我已经睡醒了,懒得起床,听到了他们的对话,大致如下:

老公:你不要在她面前老混说,我们第一个还有没生,你天天提什么二胎。

婆婆:我就提前给她通通气,你以前不也说要给我抱两个孙子吗?

老公:那是没结婚,还没遇见她的时候。我们俩结婚了,要孩子也要听她的意见。孩子是大路上捡的吗?要几个就捡几个。

婆婆:我不管,孙子少了我孤单,再说我们家人丁不旺,能多生就多生几个。

老公:我们家里没有矿啊,那么多孩子不要我们自己养吗?你养老的问题,我们会负责;我们生孩子的问题,我们自己商量,你不要在她面前说。

婆婆:反正得生个孙子吧,家里断根我

是不会同意的。

老公:生男生女都一样,谁的肚子谁做主。你再这样说,我只好把你送回去,这样下去这个家好不了。

婆婆:你和谁是一家?

老公:你也知道我是你儿子,我应该和你一家,那我不也是她肚子里孩子的爸爸吗?以前我和你是一家,现在和她结婚了,再加上有了孩子,我和孩子、孩子妈妈是最亲近的一家。

婆婆(声音变了):你结婚了,就不和我是一家了?

老公:我和你是一家,但是我和她更是一家。要是你愿意尊重我们这个家,咱们才是一个好好的家。你不尊重我们这个家,小家大家的心都散了,谁都过不好的。

我当时在被窝里默默哭了。老公平时不作声,但尽力把我挡在了婆婆冲突外面,我到在和婆婆都没有什么正面冲突。

从那天早上起婆婆就变了,她再也没说过生二胎、多生孙子这种话,行为上也说不清楚哪儿变了,但是总感觉她自己知道我和老公的关系才是最亲近的,其次才是我们和公婆的关系。

其实早在这次之前,老公已经帮我挡过好多次了,但是说出我们俩才是最亲的一家,应该是头一次,婆婆当时也是哭了的,还好她终于能认识到了实际的情况。其实我老公也是很疼婆婆的,在其他事上对婆婆也算是百依百顺。

女性在婚姻中的底气,在婆家的地位都与老公的处理有关,作为媳妇,应该首先把自己和老公、把小家的关系搞好。

## 婚姻里的“吃”之道

□马海霞

一日,友大陶邀我和她的同事张老师中午去她家吃饭。菜做好,端上餐桌:一盘炖白菜、一盘胡萝卜、黄瓜炒肉,待我们坐下后,大陶又热了一盘剩菜说自己吃。

张老师戏谑道:“每次来你家,你都让我们吃忆苦思甜饭。”大陶笑答:“要给我时间,我也能整出几个像样的菜来,但我觉得吃饭嘛,营养成分够了就行,没必要花那么多心思在上面。”

怪不得大陶常说她和她先生日子过得寡淡无味,一天三顿饭,单在吃什么、怎么吃上就有好多话说,连吃饭都没有情趣,婚姻只能失语了。

有友曾是不婚族,但遇到真爱后也嫁为人妇,婚后她说:“单身时觉得婚姻没啥好的,但结婚后再让自己回去过单身的生活,就觉得非常不习惯了。每天晚上,等老公下班,我把饭菜做好,看着老公和孩子吃完后露出满足的笑,我就幸福感爆棚。”

朋友现在是厨艺高超的“煮妇”,她经常上网搜索美食做法。用她自己的话说,女人未必有多少秀色让老公公餐,但美食却能让吃货老公天天能从餐桌上找到惊喜。

谈起胡适的婚姻,真是“无情人终成眷属,一生惧内世人知”。胡适的老婆江冬

秀,从照片上看其相貌平平,与胡适的绯闻女友不能相比。但“胡适大名重宇宙,小脚太太亦随之”,这段婚姻却伴随了胡适一生。要说是江冬秀的那把菜刀吓破了胡适欲出轨之胆,也着实冤枉了她,因为她那把菜刀吓唬胡适只是偶尔为之,大部分时间她都是用来秀厨艺的。江冬秀的烹调技术非比寻常,梁实秋算是文人中的美食家了,曾写过《雅舍谈吃》,但也对胡太太的厨艺赞不绝口。胡太太亲自做的“一品锅”让大家吃得兴高采烈。就连认为她大字不识几个,和自己没有多少共同语言的胡适都觉得太太的厨艺让他在朋友面前有面子,忍不住向朋友推荐。还有一道菜也是非胡太太不能办的,那就是蛋炒饭,胡太太做的蛋炒饭,能做到里面看不见蛋却蛋味十足。胡适和太太在知识层次上差别很大,但因为这点共同爱好,他们勉强的婚姻里也会有常人想象不到的火花闪现。

问一单身专栏作家对另一半有何要求?他说,女性的优点当然要有,要是再会做一两个拿手好菜就更好了……看来,天下男人多是吃货,对于主妇来讲,家有吃货也是一种幸福,可以让你的生活增添更多话题和乐趣。

## 收音机

□舒一耕

在一次闲话忆旧中,三哥笑着说我们家是全村第二户拥有收音机的人家。这台收音机正是三哥买的,那时候人们管收音机叫戏匣子或半导体。

那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三哥高中毕业后跟人到城里干油漆工,从工资里预支了一部分,托人花了十九元钱买回一台“上海”牌的半导体收音机。当时让邻里乡亲们好生羡慕,但同时也招来家长的不满。父亲说,你看咱们家还欠着人家几百元钱的饥荒(债),你花这么多钱弄这闲情,既不顶吃又不顶喝,不怕别人笑话么?

说归说,收音机买来了,听到从这个扁形盒子里面传出说话声和唱歌声,大家还是感到稀奇。三哥说印象中他从收音机里听的第一个节目是我国男高音歌唱家胡松华唱的一首歌,具体歌名记不起来了。

家里的第二台收音机是我大哥亲手制作的,那时他是初中物理老师,可能是为了便于给学生上课吧。大哥在一张面板那么大的纤维板上,画上了线路图,然后用电烙铁、焊锡、三极管、二极管、喇叭、开关、漆包线等工具和材料自己焊制了一个大收音机。制作完毕,我们一群小朋友们都围着观看,当他拧开开关后,里面传来了“吃啦啦”的声音。因为这台收音机很大,所以在我记忆中印象特别深刻。

记得小时候过年,大家一边忙年活一边听收音机里的广播节目,相声、戏曲是大家最爱听的,常听的有侯宝林、马三立、刘宝瑞等相声大师的节目和李岱江、郎咸芬等吕剧表演艺术家表演的《龙凤面》《小姑贤》《王汉喜借年》等传统吕剧节目,我则喜欢听收音机里的“小喇叭”等少年儿童节目。

母亲也爱听收音机,她最喜欢听的是刘兰芳和单田芳的评书《岳飞传》《杨家将》《童林传》《白眉大侠》等节目。母亲一直雷打不动地按时听,遇有特殊情况漏听,到第二天重播时就会补上。有时候母亲听到有趣的地方会忍俊不禁,她还把听到的内容常复述给我们兄弟姐妹们。

因为爱好文学的缘故,我大了以后,经常收听收音机里面的文学节目。记得我在部队服役的那些日子里,一台便携式收音机陪伴着我度过了许多业余时间,有的电台文学节目会播出听众的来稿,我收听的同时,自己也写,投寄的诗歌、散文稿件经常在里面播出,有的作品在征文中获了奖。那时候常常会收到用广播电台的稿单和稿费单,稿费不多,大多是几元钱,多的时候也就十来元,但是带来的小小惊喜却是难以形容的。

如今随着网络的迅猛发展,大家关注手机、电脑电视的多了,听收音机的少了。但闲暇时间我还会听听收音机,如今广播节目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虽然都比以前丰富多彩了,但我感觉到可听的东西却越来越少,不像当年的那些记忆,单纯而美好。

